



美人书

赵俊辉 著

MEIREN
SHU

美人书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美人书

赵俊辉 著

MEIREN
SHU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美人书 / 赵俊辉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404-8577-1

I. ①美…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8441 号

美人书

MEIREN SHU

著者：赵俊辉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陈新文 徐小芳

特约编辑：卢浩

封面设计：杨发凯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

印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10mm×970mm 1/16

字数：370 千字

印张：28

版次：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04-8577-1

定价：48.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美人书

赵俊辉 著

MEIREN
SHU

美人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美人书 / 赵俊辉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404-8577-1

I. ①美…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8441 号

美人书

MEIREN SHU

著者: 赵俊辉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陈新文 徐小芳

特约编辑: 卢 浩

封面设计: 杨发凯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印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mm×970mm 1/16

字数: 370 千字

印张: 28

版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4-8577-1

定价: 48.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有痛苦的地方就有倾诉，
女书是证据。

——
题记

芙蓉啊，我们之间的事，该从哪里说起呢？

就从你第二天就要设歌坛哭嫁的那个下午说起吧。你应该还记得那个下午——我们去踏春，本应跟在我们身后的丫头欧阳满珠，却将我们带到了桃花盛开的桃水河畔。

年年都是如此，柳枝上冒出几粒新嫩的芽儿时，桃树上已经绽放粉红色的或粉白色的花朵。桃花在煦暖的春风中摇曳着，花香弥漫两岸。桃花朵朵，它们在阳光下，不再带有身为花蕾时的羞涩。它们仰望晴空，俯探映在河面上的倩影，在潺潺流动的河水上方，期待风起，期待远方。

你问我，红豆哎，这条河为什么叫桃水河？

这个问题，你问过很多遍了。从几岁的时候起，你就问这个，到快二十岁了，你还问这个。

这河岸边小半是柳树，多半是桃树，所以叫桃水河呗。我这么不假思索地回答你。

并非我知道这就是这条河名称的由来。是我这么猜的。也许这条河，在岸上根本就还没有栽桃树的时候，它就叫桃水河了。到底是先有桃树林，还是先有桃水河的问题，就跟是先有母鸡还是先有鸡蛋的问题一样。

但你若再问起，我还是会这么回答你。

芙蓉，芙蓉哎芙蓉，你难道就一点也没有听出来，很多的场合，我回答你的问话时，连想都没有去想。我信口开河的。

而你只是爱问，并不在乎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并不在乎我怎么回答你，对不对？这也是缘于你的傲慢。你的眼中只有你自己。

你聪明是聪明，但我并没去把你当作禀赋聪明、秀外慧中的那一类人。你不过是看上去聪明。只有那些看上去聪明的人，才容易犯最简单的错误。你写女书时，不就常常在那些最简单的字上出错吗？

在永明县这片与道州南部相邻的地方，女书这种文字，就像我们的土话一样流行着。女书这种文字，就是用来记录我们的土话的，由点、竖、斜、弧四种笔画组成，由右向左略有倾斜，笔画纤细均匀，似蚊似蚁，有人说这是“脚蚊字”，也有人说是“蚂蚁字”。这种仅在女性范围内使用的文字写在纸上，绣在布上，成了女书。一直以来，女书只在女性之中传承使用，老传少，母传女，姊教妹，姑姑教侄女，一代传一代。在主人去世后，女书作品一般都要作为殉葬品随葬或焚化，叫作“人死书焚”。是啊，人一死，一了百了，留着有什么意思嘛。芙蓉呀，只是我的这些女书，却想留给你。这当然是另有原因的。

传说男书的汉字是仓颉创造发明的，那么女性仓颉是谁呢？是谁创造发明了女书女字？为什么要创造女书女字呢？

一说是宫女造字。不知什么朝代，永明县有一个女子，山歌唱得好，女红做得好，有许多的结拜姊妹，大家在一起过得很愉快。由于长得很漂亮，她被选到皇帝身边做宫女，离开了乡亲姊妹。大家以为她在皇宫里一定很开心，谁知事情刚好相反，这位姑娘在皇宫的后院里，过着孤独单调的生活。她日夜思念着自己家乡的亲人和结拜姊妹。为了表达思念之情，她根据做女红的图案创造了一种文字，写信托人带回家乡，并在信中暗示那些与她一起做女红的结拜姊妹，怎样去识别这些字的意思。从那以后，这种文字就在永明

县的女子中悄然流传开来。

又说是盘巧造字。很久以前，桐山村出了一个盘巧姑娘。她三岁会唱歌，七岁会绣花，长到十八岁时，没有一样女工不精通。周围许多的姑娘都喜欢与她结拜姊妹。她们一起唱歌，一起做女红。有一天，盘巧一个人在山上割草，官府的人见她长得很漂亮，就把她抢到道州府去了。盘巧渴望有人来救出自己，她冥思苦想，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根据过去与结拜姊妹们一起织花边、做鞋样的图案，造了一种文字。她用这些字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回到家乡。姊妹们认出了这些字，知道她原来被关在道州府里。她的亲人赶到道州府，把她救了出来。

传言最盛的说法，是周氏女性造字。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石枧村有一位周氏女子，生而慧丽，听闻私塾学童诵读，就能理解诗文的意思。小小年纪时，唐诗宋词，她便过目不忘。她十六岁时被选入宫中，在入选的民女中，排第一位，深得宠幸，被封为妃子。这位周氏女子人老色衰后，被贬入冷宫，她一个人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就发明了女字。

我是不太相信这些传说的，同样也不太相信是她们发明了只有我们女人才识得的女字。在我们桃花镇，也许在那些个宫女呀、盘巧呀、周氏女呀之前，男人使用男书、男字的同时，女人就是使用女书、女字的。

芙蓉啊，我倒是认为我那个死丫头欧阳满珠说得有些道理。她说女书、女字是被世道压迫出来的，是被男书、男字逼出来的。历来我们女子要守的规矩多，不能随意与除自家父兄以外的男人接触，不能像男子那样热热闹闹快快活活地在外边过日子，最没有自由的是，不能像男子那样进书院、学堂，读不了书识不了字。我们女子中就有不服气的人，也许是三五个人，也许是上百个人，她们便一起来造字。有了女字，就有了女书，就有了我们女子之间，喜事相贺你来我往，就有了我们姐妹之间，切磋女书相聚一堂。



不管女字是从哪里来的，还能到哪里去，对我们女子来说，它都和我们自己的命联系得像是空气、水、阳光、一日三顿饭似的。有了女字，我们出口成诗，落笔成章，用自己的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表达内心的意愿，自创、自写、自演、自唱、自娱，道情诉苦，说古谈今，写唱奇闻逸事、谜语耍歌。这样的日子，才有滋有味，又好打发。

可不是嘛，芙蓉，有了女字，我和你之间的千言万语，便可以写成这女书。

在周遭十里二十里的这些女书村，你是被上辈人和我们的同辈人公认为女书读得最多，女字写得最好，女歌唱得最美，女红做得最巧的那一个。

你以为你写的女字漂亮吗？真的漂亮吗？

书写女字，左上角为全字的最高点，右下角为全字的最低点，一撇一捺，一点一横，一弯一折，每一笔都是写在菱形的框架子里的，要写得倾斜修长，像风拂动的柳条，才叫好看。

你的女字写得方方正正，像是男字。这就跟你的长相一样，显得有些胖了。

这还能叫漂亮？

都说字如其人，别人是那样看你的，我则是这样看你的。别人看到的是你明白的这一面，我看到的是你不明白的那一面。就像看一枚铜钱，别人看的那一面是乾隆通宝，我看到的那一面则是几条蚯蚓绞在一起似的蒙古文字。

我对你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这也包括我看你的长相。对了，我该告诉你我是怎么去看你的长相的了。

在别人的眼中，你当然算得上是天生丽质、花容月貌的。你的丫头香草和我的丫头欧阳满珠说，只要有你在，就看不到十五晚上的月亮。她们这是夸你的肤色白皙。秀才娘子首玉琴总是说你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观音娘娘，端端正正，清雅脱俗；九岁时就做了琵琶

村张家童养媳的蒋二妹说，你往荷花池里抛一眼，浮在池水上的鱼就会沉入水底。她们称道的是你那双又大又圆、眼珠黑亮、眼角清澈、双瞳剪水的大眼睛呢。

这些话，让人一听见就觉着假，身上起鸡皮疙瘩。

但是，的的确确，几乎所有同龄的姐姐妹妹们都喜欢你的眼睛。再加之你的头发细黑，肌肤柔软，声音甜美，体态丰盈，所以，她们才一个个明里暗里地，把你与传说中永明县唯一的那个被先朝皇帝选进宫里去的周氏女子相提并论。

一眼看上去，你还是眉清目秀、五官端正、轮廓分明的。不过，在桃花镇这个历来就出美女的地方，你只能算是中上水平。你比你的母亲要中看，这我得承认。你全然不像你相貌平平、纤瘦弱小的母亲。你的母亲的身子是浮着的，没有落到地上，就跟桃水河中的一匹水草差不多。你的母亲辞世有五年了，我却还记得她笑时候的样子和声音。你母亲笑的时候不是脸上的皮肉在笑，而是皮肉下的骨头在震似的，笑得干干的，有些瘆人。而笑出来的声音，就好像是伤了风寒打喷嚏。好在你的母亲难得一笑。你的母亲因为收敛，所以显得端庄，在这一点上，你像你母亲。

是男人就都会喜欢你白白嫩嫩还透着红润的玉一般的肤色，都会喜欢你那有如你父亲用十六两秤称过的，大小合适、比例适度的标致致的脸。你像的是你父亲。

对年轻女孩的喜欢，是男人们与生俱来的，也是各有所好的。有的男人睁开的眼睛寻找着的，就是你这样的女人。因为你所在的首家大院，你的大户人家的出身，能给你不少的加分。

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我们和镇上的女伴在一起，我和别的女伴们简直就是你的陪衬。是你绣帕的底子。我们大家抬着你，让你夺目地在男孩们的目光中翻滚着。我们是一片一片的叶子，你是我们簇拥着的、高高托举着的花骨朵儿。大家抬着你，让你抢眼地在男孩们的目光中摇曳着。当他们的目光一次次地从我的鼻尖上

划过，然后，落在你的脸上，粘在你的脸上，而你又若无其事，表现出一脸不屑的神情的時候，我真想捅一下你的腰窝，告诉你，提醒你，除去你的未婚夫蒋玉湘，那一双双饥饿的眼睛，要生吃了你呢。

但是，你是漠然惯了的，你依然故我地踢着毽子，或是跳着跳绳，或是荡着秋千，或是做着女红，或是唱着女歌。你的心里边压根就不在乎男人似的。

也许是你没有体会出来，女人的漂亮和漂亮的女人，就是通过吸引男人的目光，来在女人之间一较高低的。

我就很在意蒋玉湘那种执着的目光。

和别的男孩子不同，他的目光和后来只考取了秀才的欧阳梦的目光一样，是从读唐诗宋词的眼中迸射出来的。他俩有别于其他男人的是，读书人的目光更懂得对女人的鉴赏，更懂得对女人的赞美。冷不丁地，你就成了他们心中的唐诗宋词。什么风流地仙，体态天然，图画谁敢斗婵娟。什么莺羽金衣舒晚风，燕嘴香泥沾乱红。什么红妆女儿十二三的。即便是言过其实，也叫人心里舒坦。

蒋玉湘的目光又和欧阳梦的不一样，他的目光热辣辣的，像一个火把，能点着人心里面的东西，能挠着人心里面的痒处。

他若是能像别的男孩子张望你似的张望我，我会迎着他的目光，把自己千娇百媚地送到他跟前，像一本线装书似的，让他捧着来读，伸手来翻。女为悦己者容，就这么简单。女人面上之肌肤，皮下之血肉，就是要成为他们眼中的和心中的火焰。

我那时就想，如果蒋玉湘专注的目光，能从他手中的书本上，洒落到我脸上来，我宁愿拿最好的衣裳换给你穿。不过，你是不会在乎我身上那些衣裳的，我再好的衣裳你也看不上。我不像你，在十五岁之前都有生母疼着爱着呵护着，给你梳妆打扮，你穿在身上的任何东西，都是不惜工本，请最好的师傅量身定做的，随便哪一件，都比我的要合身合体，华丽漂亮。

你生来就比我命好。我出生时母亲难产，她还未来得及看上我一眼就咽气了。我从小就没有亲娘，而我父亲又忙于生意，并且在我母亲下葬不到三个月就有了别的这个女人、那个女人。这是命，是命就拧不过。

所以我只能这样，由我父亲花钱，请来一个只会做饭洗衣服的大娘来养我带我。这样的一个大娘是不会为着我来的，而是冲着钱财来的，她只需要对得起我父亲给她家买的那三亩水田，她只需要对得起我父亲每年给她缝制的四套衣裳。

说白了，一个女人漂亮是一回事，她迷不迷人、动不动人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之间就像是隔着厚厚的一堵墙似的。你有那么俊俏的一张脸，却没有嫣然的笑容；你脸上那么大的一双清澈透亮的眼，却不能于顾盼之中曲尽其妙。可惜了。

你生来红艳的芳唇，如果是生长在我的嘴上，我会时不时地在腮边那两个小巧的酒窝之间粲然一笑。那结果，定然是风情万种的、耐人寻味的。也可惜了。

但我注意到，即便是在独处的梦中，你也未曾有过一张真正的笑脸。也许你压根儿就不会笑，你也不知道别人为什么笑。

笑是一件说容易就容易，说难就不容易的事情。笑要有笑的心情，笑要有笑的心态，笑还要有笑的表达。有纵声的哄笑，有解颐的欢笑，有掩口辄然的微笑，有忍俊不禁的失笑，有肋肩的谄笑，有藏着刀子的奸笑，有不屑一顾的冷笑，有大大咧咧的傻笑，有开眉喜眼的甜笑。男人最在意的，也是最铭刻于心的，莫过于女人的那张传情达意的笑脸。哪怕女人一脸假笑，也能让男人心花怒放。窑子里的女人，不就是用一张假笑的脸，来勾引得男人心花怒放的么？

你的那张冷脸，到窑子里肯定是混不到一口饭吃的。

你不知道脸上笑一笑会有怎样的结果，这是你未曾尝试过的。换一句话说，你的脸是僵的，就像冬天里僵冷的蛇，说它活着却不动弹，说它死了又有气息。你的脸就是一面哈一口气在脸上就会起

雾的玻璃镜子。它原本就是动不了，一动就碎了的。

你的举手投足，也因为过于矜持而不优雅。你知道，像你这样的身段和曲线，走起路来时，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儿像猫的样子，就多少有些风姿绰约的体态。而你差不多就是一截圆圆的拴马桩。你竖在那里，男人们以为是拴马的桩子。反正你怎么看都像是一根木桩子，敲上一个钉，我便拿你来挂我那片滴水领的米黄色罩衫。

这样看你的人还远不止我一个。

你的未婚夫蒋玉湘后来也是这样看你的。他说你生就的是一张寡脸，立着、坐着，都像是蜡像。如果往道州田广洞村的深山里一扔，你就是鬼崽岭上横七竖八的鬼崽石中的一个。

你没有被气坏吧。但这是真的，是那个过不了三天就要迎娶你进蒋家大院的蒋玉湘亲口对我说的。

他还说如果你是一条鱼的话，你便是画在青花鱼盘中的，而不是搁在水里游着的。

他还说过，你让他联想到欧阳梦。欧阳梦写得一手好字，欧阳梦的字，上溯秦两汉古篆籀，下至六朝南北碑，均心摹手追，精磨熟练，融会贯通，仿佛就是相邻的道州那个大名鼎鼎的书法家何绍基，投胎到桃花镇来了。但是，欧阳梦写得一手好字，却写不出来一篇像样的文章，作诗作对更是夏炉冬扇，牛头不对马嘴。考一次进士落一回榜，只能当一世秀才。秀才有什么用呢？秀才做不了官。女人光是漂亮有什么用呢？那只是一张皮。

蒋玉湘的眼睛是小，却是贼得过人呢。他把你说绝了。

那天下午的风有些乱吹，忽儿南，忽儿北，像是一群叫花子伸着手臂在争抢着什么。

你靠着那棵斜伸向桃水河的桃树，缀满花朵的桃树枝就在你的头上乱飞乱舞。你靠在那里纹丝不动的，那棵桃树却一刻也没有停息下来。好像是有你靠在它身上，它浑身就不自在一样。

我也跟那棵树一样，因为你在身边，也没有一个自在的地方。只是你没有在意。你在意也不一定能感觉出来。你不会相信，我们天天形影不离地在一起，而我却会因你而不自在。就像在你看来是一杯甜酒，而我却喝它是苦汁。

因你在身边，我总是感觉时光太慢。

我们所处的地方，是对着桃花镇的门楼靠左边的河岸，桃水河在这里有一个月牙似的湾。河一拐弯就宽阔了、平坦了。潺潺流淌的河水进入河湾，突然便悄无声息了，仿佛那些躲到母鸡翅膀下面去了的雏鸡。

流入河湾的水与流出河湾的水一样，在河湾中沉淀下来，在河湾中平定下来，仿佛正在河湾中，睡上被幽梦罩着似的一觉。

这是我们从小就常来的地方，因为你从小就喜欢宁静，所以这地方你常来。因为你常来，所以我也得来。你来了，这河岸边不是热闹了，而是更寂静了，寂静得就像一块墓地，就像这脚下的野草也是幽灵似的。

这寂静是死一般的，静得连我们彼此的心跳都放慢了。在这样的地方识女字，唱女歌，读女书女扇，却最好不过了。这是你说的。你喜欢在这里一字一句地读《四字女经》，什么在家从父，莫违双亲。出嫁从夫，听夫君行。夫死从子，顺子当贤。死子何从，收节三春。我死事小，失节毁名。嫁做媳妇，敬奉双亲。丈夫为大，小心尊敬。呼茶随到，双手递呈。见伯叔公，规矩当存。托盘送茶，授受不亲……

《四字女经》，你记得一字不差，我也一样。什么话莫高声，轻言细语。归宁看亲，有话莫申。父母不明，听说生嗔。谗言絮语，从此而兴。行莫乱步，坐莫摇身，笑莫露齿，坐床缠脚，整顿衣裙。头发梳束，方出屋门。习学针黹，务要勤辛，剪刀麻线，时用不停……

你读《四字女经》，因为这就是你要去熟记的，因为这就是你要去做到的。而我读《四字女经》，完全是因为它诵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好玩。

2



以后我们还会来这里吗？你突然迟疑地问我。

我明白，你说的往后是指你嫁给蒋玉湘之后。

这个问题，其实你应该问你自己。

我说，若你来，我还陪你来，就像今天这样。

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了别的想法。我有了别的什么想法，你会知道的，你和蒋玉湘成婚后，你就会知道的。眼下我得瞒着你。

我那片大红的嫁衣太宽了，穿着不合身。你说。

我说，你试穿过三遍了，蛮合身的，就是扣子紧了一点。

你的第二个傻乎乎的问题又来了。你问我，嫁人就嫁人，为什么要进歌堂、坐歌堂？为什么要哭嫁呢？我讨厌哭嫁。

你是不知道，我们女书之乡的婚嫁习俗和规矩礼性多得很呢。得依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先是订亲，常常是几岁、十几岁时就由父母找媒人来说亲，有的甚至指腹联姻。到订婚时，必不可少的是“写庚书，合八字”，什么乾造于某年某月某日悬孤令旦，坤造于某年某月某日设悦佳辰，大閤阅某府某某姻亲暨列阁下，愚姻亲某某鞠躬。如双方生辰八字相克，婚事就成不了，变得“年庚落入他箱底，八百文银赎不归”。然后是男方派人到女方家下订礼。订亲后，姑娘不得和未婚夫见面，直至结婚。然后是行聘过大礼。婚